

天使妈妈 ~ 给叶姑姑

林辉

(一)

终于收到叶姑姑寄来的新春贺卡，还附带着中文系第五届毕业班同学为她在毕业特刊里刊登的一张影相副本，我这才知道她已提早离开了坚守了数十年的工作岗位。

我不说叶姑姑已经退休，尽管她已到了退休之龄。以她的工作态度和精神状态来说，至少还可以在国大中文图书馆多服务几年。更何况她也不是真正闲赋在家，而是转入另一个工作岗位，依然在默默地以她的爱心为人群服务。

当然，她突然宣告“退休”，确实带给我莫大的惊讶！

(二)

认识叶姑姑是在大三那一年。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们由武吉智马的联合校园搬迁到肯特岗的新校舍。

图书馆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除了钢骨水泥外，它就被玻璃包围着。这不禁令人想起鱼缸，人们都在这个冷得如冰箱的鱼缸里抢食。在这里：“适者生存”的理论倒真

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都在上演着。也许是冷气太冷吧，感觉中每个人脸部的肌肉都被冻僵了似的。

如果在冬天里还有春天的话，那应该在中文图书馆了。也许在一所国立大学里，这是华校生唯一可以认同的地方。当然，不管你是到这里来寻找归属感还是来借阅武侠小说，你都会如愿以偿。这里，有着一位仁慈友爱的管理员——叶姑姑。她可以让你感到如沐春风般似地，就像回到家中一样的感觉。

大三那年，我不是中文图书馆的常客，但每当心情烦闷时，我就爱往那里跑，有时就为了想听一两句安慰的话。当然，多数时候叶姑姑的身旁早有着其他的同学，聊着生活中的琐事或者向她倾诉心中的苦闷与彷徨。

(三)

叶姑姑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那永远挂着的亲切与慈祥笑脸。这不禁使我想起念高中时那一位图书馆管理员。

高中时，我们曾经遇到一位很“凶”的图书馆管理员。实际上，与其说她凶，不如说她尽责。在图书馆里，只要我们的声量稍微提高或者伏在桌上假眠，她就会过来干涉，所以同学们都恶作剧地称她作“鬼见愁”。

相对之下，叶姑姑就显得和蔼与慈祥了。在中文图书馆里，只要三两位好友聚集在一起，总有发不完的牢骚或讲不完的笑话，常常会得意忘形地放肆大笑和提高声量。

这时，叶姑姑就会带着微笑劝我们把声量放低，以免干扰他人作功课，从来就不曾见过她板起脸孔，厉声斥责过谁。

也许，我们是一群顽驯的小狗，需要别人顺着我们的毛发来抚摸，而在她管辖的天地里，我们总算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在她的天地里，永远充满着热闹但并不吵闹。她那属于长者的笑容，轻易地就能让他人受到感染；她那慈祥的声调，也在冷冻的空气间注入了温情。

(四)

上辅导课前，必须借阅“红点书”（即指定参考书，只能借阅两个小时）。最烦人的莫过于在借阅前要在系里的布告栏前，站到脚软、抄到手酸。然而，这些麻烦都被叶姑姑化解了。

她将每个年级，每个科目所需要的参考书目，有秩序地保存在一个夹子里。我们只需要告诉她科目编号，就能找到所需的课题和有关参考书。叶姑姑的观念是：“图书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给同学提供方便和快捷的服务，能够让大家省时省力，何乐而不为呢？”

抱着这个信念和态度，叶姑姑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同学间的联络站。

国大虽小，但在这个小园地里，有时想找一个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选念的科目如果不一样，三天两天碰不上面，并不是件稀奇的事。于是，我们常常要求叶姑姑代为捎个口讯或者把需要转交的物件留在她那儿，由她

代交。

(五)

叶姑姑对同学的关怀是那么殷切，只需要几天不上中文图书馆，她就会向旁的同学打听你的消息，见了面更是寒暄问候。有时，晚上过于迟睡，第二天就显得无精打彩，这绝对逃不过叶姑姑的眼睛。不论我们是胖了瘦了，她都观察得非常仔细。往往，她都会以长者的口吻来劝我们注意健康。

毕业典礼到了，叶姑姑又悄悄地忙着给我们寄贺卡，祝贺毕业同学锦绣前程。我们身披礼袍，头顶方帽，忙碌地到处拍照留念，当然，也不会忘记叶姑姑。从她脸上的笑容，从她带笑的眼神，你也会感染到她那份真诚地喜悦。

每一年，一批旧的同学离她而去，一批新的又再到来。尽管她不是教授或讲师，却比许多教授和讲师更加爱护与关心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

叶姑姑是个虔诚的教徒，她以自己的信仰默默地散发着人世间最高尚的情操——爱心。也许，她的这种爱心常被他人所忽略，因她的关怀是那么的不着痕迹，更何况多数人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六)

我的书架上摆着一对小纸鹤，是毕业后叶姑姑送予我的。她形容这对纸鹤作“比翼双飞”，用以祝我早日成家

立业。

小纸鹤并没有生命，然而每当我在生活的道路上遭到挫折，我就会想到小纸鹤，也仿佛看到了叶姑姑所赋予的爱心与祝福，而眼前，再度展现她慈祥的笑容与亲切的鼓励。

附记：

林辉原名林顺福，国大1984年中文系荣誉学位毕业，故与叶婉芳相识于国大图书馆。